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deeriver文川网  
古籍书城  
入驻商家  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# 花随人圣庵摭忆 (中)

黄濬◎著

中华书局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# 花随人圣庵摭忆（中）

黄濬◎著

李吉奎◎整理

中华书局



## 一七七 《庭闻录》记僧谛晖事

前谈陈圆圆遗事及于《商山鸾影》。按《商山鸾影》实不足观，浅薄文人所伪托者。然箕诗并序出世盖甚早，嘉庆初，滇中即有刊本，见陈云伯《颐道堂诗》自注，商山者寺之名也。况夔笙《圆圆事辑》曾征引南昌刘健《庭闻录》，此书记圆圆事最翔实，今刊入《豫章丛书》中。然北平尚传有残钞本，为伦哲如<sup>①</sup>所藏，予未尝见，据马夷初所记抄本，自卷五起卷六止，其后有《平南纪略》《陈圆圆始末》、《商山鸾影》各一篇，则《商山鸾影》之传抄本甚久，于此尤可证。而《庭闻录》卷一“乞师逐寇”至第四“开藩专制”，夷初皆未考证，稍足憾。然其中有一事可录，《庭闻录》卷五第九页云：

大任之降康王，则孙旭为之也。旭湖州人，少而机警，稍知书，入武学，中某科武举。耿精忠反，总督姚启圣募士入闽。旭往应募，貌既伟，又有口才，启圣悦之。旭请召某山寇，寇受抚偕旭至县，县令以宾待之。县有捕役素恨旭，白令曰：“旭所招盗，名在捕中有年矣，县牍具在。公今以为礼，为所欺。”令按故牍良然，于是执旭及盗，鞫讯具服，解赴浙省臬司狱。时军务旁午，囚多淹禁，旭与解役私相结。久之移旭还县，出北新关，遂与解役逸，凡七日而至建昌府，诣乐灿军。灿，耿之大帅也，奉耿令寇江西。旭改名为王怀

<sup>①</sup> 伦明，字哲如，广东东莞人。光绪举人。两广方言学堂教务长。民国，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。富藏书，志在续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。著书多种。以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最享盛名。

明，自言聚众应义师，不幸而败，灿及参军周发祥信之，为具衣冠，署伪职。灿败，发祥以残卒千人归，大任求幕客，发祥以旭应，一见相契，遂用事，权倾一军。大兵围城，简王、安王皆招降，大任犹豫，时康王偕姚启圣经略闽事，旭欲大任就启圣，诸招降者阻不允。赣州折尔肯遣魏祥来招，祥字善伯，宁都人，负易堂重名。旭忌其才，恐大任为所动，则夺闽约，构祥于大任。大任入其言，怒曰：“二王招我，我且未许，折尔肯何人，乃欲以藩臬为饵耶？”命旭收祥，榜掠惨毒，发祥争之不得，竟杀祥。旭日说大任入闽，大任亦以诸招降者前已皆不允，非闽不可就，遂从旭言，降于闽。旭以招降功议叙，当以道员用，给假归里，一门血属死无孑遗，庐舍亦焚毁一空。旭自伤，薙发为僧，号谛灰，住持浙江灵隐寺，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闽死。

按此节极足资证发。按世但知姚启圣说降项大任，由此节言，则大任实先纳孙旭之言，而孙旭即为谛晖，尤可补诸家笔书所未及。谛晖作谛灰，义亦长。袁子才《新齐谐记》“石揆、谛晖”一则，言谛晖收恽寿平为徒，及与石揆递主灵隐，事非无稽。惟袁记谛晖再主灵隐，寿至百馀岁，而此言谛晖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闽死，未知孰合，或刘录所知，即谛晖与石揆争负气出走时，而传闻已道死于闽耶？

## 一七八 陈宝箴抚湘开新治

翻吾国史事者，皆知近百年间之兴衰治乱，与湖南人士相关

咸极深切。前此湘军，曾、胡、左、郭之功业学识，世所共晓。后则谭复生、唐佛尘、黄克强、蔡松坡辈，其言动足以左右四十年来之朝野，尤灼然可征。湘军之导源，由于贺耦耕、陶文毅、林文忠，前已详之。然湖南至光绪初年风气尚极闭塞，前记郭筠仙受窘诸节，可以见之。

湖南之焕然濯新，实自陈右铭抚湘始，当时勇于改革，天下靡然从风。右铭先生与江建霞、黄公度、梁任公等入湘，并力启发，一时外论以比于日本变法之萨摩、长门诸藩，可见声势之翊奕。而散原翁于右铭先生之抚湘，其行状中尤以毕力详之，匪唯叙政绩，记识力，其上下四周所荡摩影动者，实与二十年间之思想变故有关，信可录也。《散原文集》中《先君行状》中一节云：

诏授湖南巡抚。府君故官湖南久，习知其利病，而功绩声闻昭赫耳目间，为士民所信爱，尤与其缙绅先生相慕向。平居尝语人曰：“昔廉颇思用赵人，吾于湘人犹是也。”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，非扫敝政，兴起人材，与天下更始，无以图存。阴念湖南据东南上游，号天下胜兵处，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；又土地舆衍，煤铁五金之产毕具，营一隅为天下倡，立富强根基，足备非常之变，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，故闻得湖南，窃喜自慰；而湖南人闻巡抚得府君，亦皆喜。是时湖南旱饥，赤地且千里，朝廷以为忧，趣府君赴任，勿入覲，遂取海道入长沙。盖湖南所被灾州县二十馀，浏阳、醴陵、衡山最巨。府君先传电诸行省大吏，乞互助，旬日达复电，有助金五六十万，府君用是稍得藉手矣。首大赈三县。浏阳伏匪倚灾数倡乱，用县人欧阳君中鹄领赈，得无事。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docsriver.com商家古籍书城

初，府君甫视事，即严禁贩米出境令，亡何，米舟逾千艘聚岳州哗变，且窜出。府君以米禁大系安危，遣某总兵持符亟遮之，诚立诛其首梗令者。由是悉挽而上，人心大定。凡府君所设方计，得次第赈活都百数十万人。

当是时，非府君为巡抚，湖南几大乱。府君承困敝之后，纲纪放弛，吏益杂进，贪虐窃偷之风相煽，而公私储藏既耗竭，万事坏废待理，方不可胜数。府君以谓其要者在董吏治，辟利原，其大者在变士习，开民智，敕军政，公官权。于是察劾府县以下昏墨不职二十余人，而代以干良者。复劾显僚豪幕最有气势者二人，桃源令贪暴无人理，上其罪至遣戍，群吏懍然，遂改观。既设矿务局，别其目曰官办、商办、官商合办；又设官钱局、铸钱局、铸洋圆局，以朱公昌琳领之。朱公七十馀，负干略，行贾致巨富，以义侠闻四方，老谢客，独勉为府君出。又通电竿接鄂至湘潭，以张君祖同领之。又浚城北河使舟有所泊，且兴高利，仍以朱公领之。而时务学堂、算学堂、湘报馆、南学会、武备学堂、制造公司之属，以次毕设。又设保卫局，附迁善所，以盐法道黄君遵宪领之。又属黄君改设课吏馆，草定章程。又选择赴日本学校生五十人待发。其他蚕桑局、工商局，水利公司、轮船公司，以及丈勘沅江涨地数十万亩，皆已萌芽发其端。由是规模粗定。

当是时，江君标为学政，徐君仁铸继之，黄君遵宪来任盐法道署按察使，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。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，迭起相应和，风气几大变，外人至引日

本萨摩、长门诸藩以相比。湖南之治称天下，而谣诼首祸亦始此。

先是，府君既锐兴庶务，竞自强，类为湘人耳目所未习，不便者遂附令构煽，疑谤渐兴，其士大夫复各挟党挤排，假名义相胜，寻复有周汉事。周汉者，官至道员，宁乡人，积以张揭帖攻泰西教煽乱，为湖广总督落其职，而海内多奖谓忠义，尤为乡人所信重，至是复刊贴布乡县。府君方痛胶州事，大惧，传毁其贴。周汉殴传吏，益横。府君乃排众议下之狱，愀然曰：“非此无以全大局，亦无以曲全周汉。”世竟用此争龌龊府君矣。后复以学堂教习与主事康有为有连，愈益造作蜚语，怪幻不可究诘，徒以上意方向用府君，噤不得发。

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，皇太后训政，弹章遂蜂起。会朝廷所诛四章京，而府君所荐杨锐、刘光第在其列，诏坐府君滥保匪人，遂斥废。既去官，言者中伤周内犹不绝。于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寝罢，凡累年所腐心焦思，废眠忘餐，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，荡然俱尽，独矿务已取优利，得不废；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，市巷私沿其法，编丁役自卫，然非其初矣。

府君学宗张、朱，兼治永嘉叶氏、姚江王氏说，师友交游多当代贤杰。最服膺曾文正公及沈文肃公，两公以茶厘事交恶，用府君言，得俱解。与郭公嵩焘尤契厚，郭公方言洋务，负海内重谤，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，殆无其比。及巡抚湖南，郭公已前卒，遇设施或牴牾，辄自伤曰：“郭公在，不至



是也。”

散原此节，即以文言，亦极精采。时在戊戌后，故不敢言延梁任公主时务学堂，其实此事所关尤大。欧阳中鹄字节吾，湘之名士，官至广西按察使，予情之尊人。朱昌琳即朱雨田，前记郭筠仙欲办招商局，衣冠求其协助，即此公也。

## 一七九 曾沈争厘捐餉项

《【先君】行状》中叙（中略）曾、沈争厘捐事，只一二句，视《瞑庵杂识》所记，固失之太简。然朱记亦甚略，考文正文牒以涉此事者最为愤激。当咸丰之末，文正自皖东征，议〔办〕江西厘金以充东征军餉，复拨江西漕折以充徽、宁两防之餉。逮同治初年，又因各军逃亡过多，奏拨九江洋税三万以清积欠。沈文肃抚赣，乃先后罢之，最后请将江西牙厘悉归本省经收，文正乃不能复忍矣。其力争此事之疏，词气激烈，生平所未有，中有云：

臣忝督两江，又统兵符，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，臣皆得奏明提用。即丁、漕、洋税三者，一一分提济用，亦不为过。何况厘金奏定之款，尤为分内应筹之餉，不得目为协餉，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。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，则何处是臣应筹餉之地！（中略）沈葆楨于臣处军餉，论分论情，皆应和衷熟商，元年八九月间臣军疾疫大作，而忠逆大举援救金陵，沈葆楨乃于是时截留漕折银四万，既不函商，又不咨商，实属不近人情。二年浔关洋税一案，关道蔡锦青分拨万五千两解至臣营，沈葆楨乃大怒，严札申飭蔡锦青，并移咨诘

问臣处，但有峻厉之词，绝无婉商之语。此次截留厘金，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。（中略）或臣明于责沈葆楨，而暗于自责。臣例可节制江西，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。臣曾保奏沈葆楨数次，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。然臣阅世已深，素以挟权市德为可羞。即如漕折一案，臣曾函商一次，咨商一次。洋税一案，臣接抚臣峻词诘问之咨，曾经密函婉复。兹特钞呈御览，以明臣不敢有挟权市德之意。自此二案外，臣之公牍私函在江西者极多，其中如有挟权市德措词失当者，请旨飭下沈葆楨多钞数件进呈。

又《复吴竹如<sup>①</sup>书》云：

户部疏中言湖北每月协我五万，湖南月协二万五千，江西月协三万云云，实则四川、两〔湖〕广三省，四年以来并无协我丝毫之款，江西除厘金亦别无月解之款，去年浔关解到一月洋税万五千金，因沈中丞盛怒已退还矣。不知户部何故疑我得此巨款。弟尝谓用事日久，恐人疑我兵柄过重，利权太广。

此寥寥数行，愤激之心尽吐。大抵谋国重臣，往往最感掣肘者为用财，史例甚多，此其尤著者耳。

## 一八〇 曾国藩自强策

曾文正公晚年办天津教案，备受无识之谤讥，前已录劄刚日

① 吴廷栋，字竹如，安徽霍山人。道光五年拔贡。曾署山东巡抚，刑部侍郎。

记中语。其实公之心事方针，坦白精粹，如同治九年奏报中有云：“今中国轮船甫经修造，尚不尽如洋人兵船之式，洋枪洋炮甫经操练，亦不能及洋人技艺之精，至若召募水军出海操演，此时尚未议及。苟欲捍御外侮，徐图自强，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，持以二三十年之久，未易收效。然因事端艰巨，畏缩不为，俟诸后人，则后人又将托词以俟后人，且永无自强之一日。”此言真可谓明白了当者也。所惜前清昏庸孱乱，绝无一二十年之卧薪尝胆耳。尤可太息者，同、光君臣昏庸孱乱，骄奢淫逸，一二十年之后，自谓海军可以出海，遂欲报仇策效，轻易言战，甲申、甲午两役，斫伤元气，荼靡人心，真误国之尤！而文正之言，愈可信为笃论。又文正之外交智识，与谋国之忠，于复吴竹庄、李文忠两书，尤可备见。复吴笺云：“办理洋务，小事不妨放松，大事之必不可从者，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。当康熙全盛之时，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国，自京师至外省名城，几于无处无天主堂。以今日比之康熙时，则传教一事犹为患之小者，故鄙意不欲过于纠缠，正欲留全力以争持大事耳。”复李笺云：“承示驭夷之法，以羁縻为上，诚为至理名言。自宋以来，君子好痛诋和局，而轻言战争，至今清议未改此态。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，然不敢一意主和，盖恐群情懈弛，无复隐图自强之志。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诮而在己亦悔憾者，此也。”观此两笺，可知文正之心事正在于留全力以争持大事，与隐图自强两点。而一翻清末史迹，所见者皆只以全力内争，与隐图自杀，然则文正之论未尝谬，其谬者，乃在清廷上下不知“季孙之忧不在颛臾”也。

## 一八一 岳飞“痛饮黄龙”本意

文正复文忠笺云，“自宋以来，君子好痛诋和局，而轻言战争”，此盖指南宋韩侂胄柄国后之风尚。其实宋以后之君子议论，皆为党与门户而发，非真言和战也。北宋积憾于辽，于是联金灭辽，自以为复九世之仇，不知辽亡宋亦随之，此等史迹，最可作殷鉴。吾侪读史正似复棋，善弈者须算至七八着之后，方可制胜，睹目前之杀着，震愤失措，必无以应异时之变态。后人复棋，应知前人之失算也。宋人言战者，后世皆歌颂岳武穆，其实几人能真知之？世但盛传武穆有“与诸君痛饮黄龙”语，以为武穆言战必一往无前。不知此为激励将士之词，黄龙府本为契丹所置，辽称黄龙府路，今辽宁开原以北及吉林全境、内蒙古东北境皆属之，武穆战略，何尝真思深入？昔张魏公浚出督，陛辞之日，与高宗约曰：“臣当先驱清道，望陛下六龙凤驾，约至汴京作上元。”武穆闻之曰：“相公得非睡语乎？”于是魏公憾之终身。夫武穆逆料张浚不能克汴，则自家直捣黄龙，正是对士卒不得不发之壮语。唯从武穆鄙薄魏公之见识测之，武穆战略测算必较优，且甚稳健近情理。必若武穆之知彼，庶可言战矣。

## 一八二 王船山论岳飞之战守

武穆之能战，以予所观，似尤长于守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最不满武穆者，朱仙镇战后即班师；而《会编》独称武穆郾城传令回

军，军士应时南向，辙乱旗靡，飞望之口呿，叹曰“岂非天乎”云云。世虽不满此纪载，然大捷后回兵，亦容有张极而弛之象，无损于破虏之威名也。唯又记：“岳飞驻镇江府，知泗洲刘纲诣行府禀议。纲曰：‘泗在淮河之北，城郭不固，无兵无食，如有缓急，守乎？弃乎？’飞徐曰：‘此是润州，更有何名？’纲曰：‘京口。’飞再问之，曰：‘丹徒。’飞三问之，曰：‘南徐。’飞曰：‘只此是矣。’纲退，大叹服曰：‘岳鹏举果有过人。’”此则极言坚守之意，其用意又极是斩钉截铁。由武穆之知兵观之，愈可证直捣黄龙，适为一时豪语。王船山之论兹事曰：“岳鹏举郾城之捷，太行义社，两河豪杰，卫相晋汾，皆期日兴兵，以会北讨，秦桧矫诏班师而事不成。然则桧不中沮，率此竞起之众，可以长驱河朔乎？曰：所可望者，鹏举屡胜之兵，及刘锜、韩世忠、二吴之相为犄角耳。”又曰：“弃其所不争，攻其所不可御，东收徐兖，西收关陇，以环拱汴洛而固存之，支之百年，以待兴王之起，不使完颜氏归死于蔡州，以导蒙古之毒，四海犹有冀也。然抑止此而已矣。如曰因朱仙之捷，乘胜渡河，复汉唐区宇，不数年而九宇廓清，见弹而求鸚炙，不亦诞乎？”船山此两节议论，皆极精到。武穆当时之战略，不知能如船山之所拟否？然充其量，亦不过如是，则固谋国论世之所同。船山生丁明季，志切攘夷，然其论史，力斥童贯借金亡辽之非策，力斥王黼挑狡虏之非策。其言有曰：“处于有馀之地，而后可以自立，可以自立，而后可以御人。”有曰：“应之不速，而激其忿怒；应之速，而增其狎侮（言宋对女真）。”皆极深切，可为龟鉴，无遗民诡激借杯浇垒之习。衡湘学人，信未可料哉！

### 一八三 曾国藩之《挺经》

曾文正自言欲著《挺经》，世多知之，此其刚处。自作《墓铭》曰：“不信书，信运气，公之言，告万世。”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，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，此其柔处。《挺经》之解释，如劼刚之婿吴永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中所述李合肥对吴口述故事云：

我老师（文正）的秘传心法，有十九条《挺经》，这真是精通造化，守身用世的宝诀，我试讲一条与你听。一家子有老翁，请了贵客，要留他在家午餐，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各办肴蔬果品，日已过已，尚未还家。老翁心慌意急，亲至村口，看望见离家不远，儿子挑着菜担，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，彼此不肯让，就钉住不得过。老翁赶上前婉语曰：“老哥，我家中有客，待此具餐，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，待他过来，你老哥也可以过去，岂不两便么？”其人曰：“你教我下水，怎么他下不得呢？”老翁曰：“他身子矮小，水田里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。你老哥身子高长，可以不致于沾水。因为这个理由，所以请你避让的。”其人曰：“你这担内，不过是菜蔬果品，就是浸湿，也还可以将就用的。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，万一着水，便一文不值。这担子身分不同，安能教我避让？”老翁见抵说不过，乃挺身就近曰：“来来，然则如此办理，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，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，我顶在头上，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，再将担子奉还，何如？”当即俯身解袜脱履。其人见老翁如此，作意不

过，曰：“既老丈如此费事，我就下了水田，让尔担过去。”当即下田避让。他只挺了一挺，一场竞争，就此消解。这便是《挺经》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。

据此，则《挺经》之刚，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，虽刚实柔。唯老翁肯具俯身解袜之心，则亦不失挺身负责之刚也。

## 一八四 曾国藩忍气吞声

吾国史册所纪，重臣鲜能大行其志，不得于君固无论，得君愈专，则谤者愈众，如王荆公、张江陵之类，几于聚天下士大夫争毁之，务令隳其志业为快。盖由无识而热中者众，故任重者必须忍辱，其不得于君，或愠而不察其负谤受辱之由，则为臣者更终无以自全。尝谓吾国所以不能强盛，不能与现代国家絮较，即坐名为士大夫，实际无识挟私者居其八九，轻于诃骂攘夺之故。此劣性不革，国终恐无以活也。

文正之《挺经》，所述老翁愿顶货担之喻，正是满腹牢骚，至刚之道，以至柔之术行之，其吞气忍声，不知几许？考文正不止晚年以主和受厚谤，咸丰七年，在江西军中丁外艰，闻讣奏报后，即奔丧回籍，朝议颇不以为然。左文襄在骆文忠幕中，肆口诋议，一时哗然和之。其实文正若夺情视事，其受谤必更有甚。文正有鉴于此，故处处善用其刚，以柔全之，用维全局，否则祸福成败固不可知矣。当时，挟其贵势，深忌汉人，独专威柄者有之；比肩事主，不甘听命者有之；嫉公名誉独盛者有之；赏罚任使之际，不尽如人意，因而觖望者尤有之。故文正于节制江浙四省、节制

直鲁豫三省之令，皆属疏力辞，始终不肯拜命。同治四年九月，又有节制楚北之谕，文正疏陈，有云：“湖广督臣官文，久历戎行，老成持重，资格在臣之先，名位居臣之右。所有湖北防务及越境剿贼诸军，久经官文派定。乃以臣分居节制之名，纵官文不稍存芥蒂，而骇中外之听闻，滋将士之疑贰，所关实非浅鲜。天下至大，事变方殷，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，伏恳朝廷广收群策，不因用一二人而沮众臣之气。”观此疏，苦心巽语，令人恍然。夫事实上非用此一人，不能收拾此局，而文正乃曰“不因用一二人而沮众臣之气”，此其量与识为何如？其中心苦痛为何如？然即此可知晚清“众臣之气”实皆虚怯昏瞶，不足以救中兴之眚，而必覆其宗社也。

## 一八五 为政在养活细民

开国与亡国之时势皆相似，而气象则迥殊。所谓时势相似者，殷忧多难，险巇万端，纣以甲子亡，周以甲子兴是也。所谓气象迥殊，则颇难言。要而论之，延揽人才唯恐不及，有公诤而无私仇，严于律大官而宽于恤小民，此三者庶几仁厚开基矣。叔末三者适得其反，自不俟言。以予所观，近代贤者有此气象者，唯曾文正公具体而微。尝从文正戚属家获观文正遗象，隆准而目有棱，自是沉挚之才。然其幕府招致贤豪特多，其不自恃不自满可知。其与左、沈皆极不相下，或形于笔舌，而绝无倾轧陷害之私。尤以其开放秦淮灯船一事，深得治要。

予幼读《史记》，初不审曹参不扰狱市之旨。涉历久之，始叹



曹相国此举，真是汉家开国规模。狱市者，古人以为下流狙佞，揆其实训，乃如今日恒言，中下层社会游衍拘聚所在者，皆不必以察察为明也。文正兹事与曹参为政暗合。欧阳伯元所述文正逸事，中纪此节云：

当时江宁府知府涂朗轩，名宗瀛，为理学名臣。方秦淮画舫恢复旧观也，涂进谒文正，力请出示禁止，谓不尔，恐将滋事。文正笑曰：“待我领略其趣味，然后禁止未晚也。”一夕公微服，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至，同泛小舟入秦淮，见画舫蔽河，笙歌盈耳，红楼走马，翠黛敛蛾，帘卷珍珠，梁饰玳瑁，文正顾而乐甚，游至达旦，饮于河干。天明入署，传涂至曰：“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，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，但闻歌舞之声，初无滋扰之事，且养活细民不少，似可无容〔庸〕禁止矣。”涂唯唯而退。

此是何等胸襟，何等见识！盖政治之精意，即在养活细民四字，在国家未有养活细民较大之计画，或议而未举时，于可以养活细民之琐俗，正不妨存之。为政者须有轻重缓急之分，凡急其所缓者，适见其不广，不广之病，不止于扰狱市，而扰狱市，乃其尤拙隘者耳。

## 一八六 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

古人凡当一方面者，无不妙选幕僚，其作用有二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；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人，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，丰其俸养，勿使去而为患。即论历代开国用人，其意义

何莫非如是。文正幕府人材济济，有三圣七贤之目。三圣，谓吴竹如、涂朗轩诸人；七贤，谓邓弥之、莫子偲诸人。故文正诗句有云：“幕府山头对碧天，英英群彦满樽前。”李文忠当时有《将进酒》体古风一什，叙述佐幕人物之盛。诗云：

南丰老人应寿昌，说经舌粲莲花香；  
 往往谈兵惊四座，却行伤足怨迷阳。  
 吾宗文雅兼武略，浙东争诵小诸葛。  
 佞佛仍持苏晋斋，凌云未解相如渴。  
 诗家许浑殊翩翩，苦吟欲度饭颗前。  
 更有王郎歌斫剑，泻地涌出百斛泉。  
 满堂豪翰济时彦，得上龙门价不贱。  
 牡丹时节金带围，定有五色云中见。  
 短主簿，髯参军，纵横阵笔风运斤。  
 为公折简访倪迂，添写江楼雅集图。

按文忠此诗，“吾宗”句，指李次青元度。“许浑”句，指许仙屏振袂。“王郎”句，谓王壬秋闾运。诗不甚佳，自非文忠所长。文正幕客，亦当未止此数。三圣七贤，亦有为时诟诮，如李眉生所嘲“此心终不动，只想见中堂”者，实皆不足为病。盖文正延揽罗致之衷，固与古人延贤治国之大计相合。以彼网罗之亟，度量之宽，而才人若钱江、王韬辈，尚未及致之。钱上《兴王策》十四条于太平军，天王用之以取金陵，再用钱谋，以复败江南大营。王上书忠王，献取上海策，李若用之，事未可知。人才处囊，正不易见短长，一旦激使走险，或逼使投敌国，则得失祸福，相去甚远。以范文正之贤，失一张元，而西夏为宋祸数十年，此其彰明较著

者。读史至末造，恒见朝士相挤相斥，异己者日尽，势亦日孤，然后知文正广揽人才，信犹得开国气象之遗意矣。

## 一八七 房山游踪

江关车次，偶携小本《水经注》重读之，觉酈道元所知，详北略南，而今河北、山西境尤详。“圣水”条所指大防岭石穴，即今房山之云水洞。予曾一探其胜，雪窗默记昔游，北望燕云，弥增怊悵。初癸甲间，一日从容叩沧趣老人：“北方游山，以何为最？”老人曰：“唯盘与房耳。”予谨志此言，后六七年，始游房山。今又近二十年，信笔追摹，纬以沧趣诗，不知所述尚吻合否。房山又作防山，大房、大防、上方，实则一也。《涿鹿记》称，房山为幽燕奥室，《【读史】方輿纪要》亦云。《房山志》又称峻而且阔，宛然如室。它书所记大率如此。实皆纪上方山入口处，绝壁重重宛转，若房室之状。向来记房山者，如曹能始、阮旻锡，皆不甚佳。曹云，沿壁至山麓，巉岩两壁，中开一线鸟道，盘旋五里至石梯云云，仅略能言其势，至景物与其曲折，非能详者，以诗状之，则尤难矣。沧趣老人《游上方山至兜率寺示默园宰平》一诗，第三韵以下云：“峰回涧束林翠合，森壁留罅穿天光。折盘开闾路几绝，数武一换山阴阳。岂无飞流与争道，上有栏楯临泱泱。石梯历级三百尽，复磴稍坦云屏张。”石遗师评云，此诗最警句，在“数武一换山阴阳”一韵。此山之特别即在此。古人诗文之言山水者，以能写重沓曲折处见工。柳州游记云：“舟行若穷，忽又无际。”王右丞诗云：“随山将万转，趋途无百里。”又云：“遥爱云木秀，初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疑路不同。安知清流转，偶与前山通。”此言港汉之转折也；又云：“分野中峰变，阴晴众壑殊。”此极言终南山之大，而峰峦重叠也。老人此作，“峰回涧束”两联，言既至接引寺入山，侧两边皆峭壁插天，中通一道，宽不数武，洼其半如沟，山泉占之，壁数武一转，如是者两三里，乃上石磴约三百级，铁练界之，旁则飞流争道矣。合柳州、右丞语意，熔铸而成，诚极俾色揣称之巧。予初未睹此诗，曾有《初入房山》五古，中有云：“翠岑从天来，远观疑路无。渐穷攀苍苍，松石礧且麓。”又云，“微径据蜿蜒，众壑皆北趋。回看衔尾舆，若缘九曲珠，一转一绝壁，肃与人间殊。峭碧耸山骨，缙绿敷山肤。千寻竦长戟，两涧刊谿觚。阴阴堕萝春，邈邈余禽呼。仰睇秋旻色，臆想必日晡”云云。及观老人此诗，始叹末学词费。至云梯庵，为上方门户，阮记云：“前登兜率门，两峰壁立，中砌石级，铁锁高垂，凡三转至毗卢顶。”曹记云：“石梯仅容半跬，高数百磴，左右绳长百尺，陟者缘之，梯尽处折而东北，可一里，入山门。”两记不述，与今状不甚相远。唯细绎能始所记，似当时未始筑庵。盖上方七十二庵，残毁过泰半，存者亦非其旧，石级今亦不止容半跬，清季所踵修也。沧趣诗所谓“栏楯临洗洋”，即指云梯庵。由梯下瞰，陡落百尺，两崖削碧。导者言，夏雨时，梯半以上皆云，环梯皆悬瀑。老人游上方时，已七十馀，而济胜之具不衰。其《归自上方寄赞虞侍郎》诗，有云，“云梯猿引犹能上，阴洞蛇行幸免创”。云梯峭绝，行必猿引，固已信矣。阴洞蛇行，则言游云水洞也。洞不独为房山之胜，实域内殊观。道元注及之，可知魏前已有名。隋唐著录，亦数及之。胡詹记云：“吾人篝火深入，行五六日，莫究其源，但见仙鼠昼飞，赭鳞

时现。”胡为唐人，初述若此。考石仓记云，前进至十三洞，路尚不穷。然则胡记之游者，必不止历十三洞。今惜洞径荒塞，可游只至九洞。而冥行躏涂，钟乳如玉，仙灵生动之状，犹如石仓所云，三百年间，殊无易辙。曹云：“山下有洞如城，僧依洞为窟。第一洞犹隐隐见影，二洞即黯黑无光，三洞是一小窠，圆可三四尺，深五六尺。入三洞倏高广，燎炬不见顶，旁有一潭。抵九洞无路，有穴如井，雾气翳塞，履滑衣湿，不易前进，至十三洞路尚不穷云。大抵一曲为一洞，三洞约六七里，洞中之石，玉白镜莹。其境之最者，曰莲华山，片片如青莲瓣；曰龙虎，宛肖其状；曰长眉祖师，俨然道者衣冠；曰石榻，层层笔立；曰石钟鼓，叩作钟鼓声。又其最者，曰须弥山，曰云山，曰万花楼，山之上有多重楼焉，以花如灵芝，数万朵；曰仙人桥，跨清溪而渡；曰十八罗汉，为修短欹正各状貌；曰接引幡，从顶倒悬，缥缈若拂。出洞之后，依然天光，迥若隔世。”按所状字字皆纪实。洞中石皆白钟乳结成，故呈瓜形异状。最奇者为石幔，燃炬上烛，其窟窿襞积，俨然罗帐，而其袤广数亩，下庇百人，则尤足异。予游以辛酉四月，蛇行蜷曲，扞石壁滑不留手，或有虫豸蠕动，亦了不知惮。九洞之后，果见穴如井，导者言，名“鹞子翻身”。既入则颇肖地室，十八罗汉形状毕肖，高据洞颠。罗汉之后，导者言，尚有路，以昔有游者失足后，遂无继者。余游亦止此，与曹记同。又一人则言路穷，水声潺潺，有溪阻前，不可复进，意其语确也。辰初入洞，加午始出，冥想仙乡，若梦初觉。初欲殫精纪咏，后仅成五言古诗一，殊未自惬。忆沧趣老人《由摘星陀入云水洞》一诗，中有云，“乍探洞口怯深黝，作气联臂贤吾朋。俯俛扶服仅得度，手据足抵吾犹

能。稍前一罅侧身过，以火照壁龙对腾。穹窿仰视不见顶，列炬十数终凌兢。雪山欲堕塔断卧，鬼佛寻丈疑有凭。咄哉扣石备众响，小语辄作洪声膺”云云，状难状之景，语语以千锤百炼出之，惬意贵当，蔑以复加。最高峰名摘星陀，予游时纒断道坏不果上。

比年以来，南国游踪盛称黄山、雁宕、天台、庐山，其雄奇夙闻于域中。燕既不为都，世亦不复道东盘、西房之名。盘山昔以松名，比年松尽创夷，云罩寺亦荒。旧京之西，则太行北陞，重山如万马，绝滹沱以趋雁门，中以房最大，馀亦擅丘壑之美，考幽并山水者，必当首及之。

予上方游既，以骑至云居懋题，所谓石经山者，前记已详。心畬居上方久，其作画笔意，非徒师法马夏，实亦得山居之助。甚欲乞其作《上方诗梦图》，以纪游踪，卒卒未暇。何时复得北行，当写诗以求浣笔也。

## 一八八 曾国藩陶熔材质之术

文正幕僚之盛，虽耀称一代，而用人之术亦颇可观。李文忠为文正所拔，而共饭稍迟，即遭裁抑，嘲笑同案，劝诫随之。其于玉成大才，不稍姑息。王湘绮谓合肥初不得志于文正，或良有以。盖合肥后来勋业，文正未必烛照数计之，而“薪尽火传，筑室忝为门生长”之挽词<sup>①</sup>，亦事后之自夸，非必实录也。唯文忠虽

<sup>①</sup> “门下士李鸿章”所致挽联原文为：“师事近三十年，薪尽火传，筑室忝为门生长；威名震九万里，内安外攘，旷代难逢天下才。”

为幕客，却是门生，故抑之就范，半亦师门迪导宜然。至寻常幕僚，则礼貌有加，世所称金眉生、莫子偲诸君，及文正敬礼儒生诸事，皆可见其虚怀。然亦有用权术者，《水窗春吃》<sup>①</sup>云：“辛酉祁门军中，贼氛日逼，势甚急。时李肃毅（鸿章）已回江西寓所，幕府仅一程尚斋，奄奄无生气，时对予曰：‘死在一堆何如？’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，为逃避计。文正一日忽传令曰：‘贼势如此，有欲暂归者，支付三月薪水，事平仍来营，吾不介意。’众闻之感且愧，人心遂固。”此正黄老擒纵之术，文正所甚擅也。又古来待遇幕僚之术，亦相去殊绝。予最喜标举《清波杂志》所载：“欧阳公为西京留守推官，事钱思公。一日，群游嵩山，取颍阳路归。暮抵龙门，雪作，处石楼望都城次，忽烟霭中有车马渡伊水者。既至，乃思公遣厨传歌妓，且致俾从容胜赏毋遽归之意。思公既贬汉东，王文康公晦叔为代。一日，讶幕客多游，责曰：‘君等自比寇莱公何如？莱公尚坐奢纵取祸。’众不敢对。欧阳公取手板起立曰：‘以某论之，莱公之祸，不在杯酒，在老不知退尔。’四座伟之。是时文康年已高，为之动。”观此节，钱思公之逾格优礼宾僚，古人类此甚多。求之后来，唯有毕秋帆有此豪举，然亦微病太过，偶一为之，无伤也。王文康责幕客多游，度必有挟伎饮酒，故以寇莱公为言。莱公声色特盛，蜡泪成堆，同时已传为口实。故极以虽有勋业，亦不可惑溺为诫，自是正论。然不悟少年豪气，小德出入，乃私人之常事，而治乱政本，皆在于为上者不从大

<sup>①</sup> 《水窗春吃》，又作《水窗春语》，两卷。上卷为湖南湘潭欧阳兆熊（晓岑）撰；下卷为浙江嘉善金安清（眉生）撰。1911年刊于《小说月报》，分别题为《春窗梦吃》与《觚哉漫录》。1984年由谢兴尧校点，中华书局出版。



端着想。即如毫而不知休，所貽误于国家者，又何啻什百倍于冶游乎？欧阳文忠手板极言，想见少年之意气纵横，又可见文康率躬非甚正直。若曾文正之持令箭索李眉生于秦淮灯舫中，而教以“勿揭人之虚声，勿夺人衣食”之世故语，有思公之爱士，而特教以知方，近文康之诫言，而不察于细行。若斯之人，其陶熔材质者，抑甚宽而广矣。清季倣扰，久无养客之风，号称礼罗人才者，非等于缚而饲之，即疏逃阔绝，文正之事业所以不可及者，殆在是欤？

## 一八九 士与幕客

幕客之制，由来已久，古称天子有诤臣，大将军有揖客。文帝曰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”武帝曰：“吾久不闻汲黯之言，又复妄发。”成帝曰：“吾久不见班生，今日复闻说言。”三事相似，贾、汲之流，虽臣实幕也。此风盖起于春秋，盛于战国。七国之时，士可以立谈致卿相，而合纵连横之枢，皆在于说客。幕客与士人之权，至斯已极，及秦起始熿。予尝谓幕客，即士人之得志者，不得志者，即举幡之太学生也。史称范滂等非讦时政，太学生争慕之。申屠蟠曰：“昔战国之世，处士横议，列国之王，至为拥彗先驱，卒有坑儒烧书之祸，今之谓矣。”乃远迹梁碭之间。居二年，滂等罹党锢，或死或刑，蟠独免。申屠于盛衰倚伏之迹，盖思之熟矣。吾国教育未普及，故有士之阶级，世所谓读书人者，或有三君、八俊之号，名为党锢；或方读书，而已慕议议政事，举幡卷堂。治世，仕宦不能尽容，散而为幕为宾客；

乱世，则挟策走四方，为张元、钱江之流。其实皆一也。在今日之名称，曰智识阶级，曰名流、学者，以及所谓爱国运动者，皆括而同之。其始皆愤时讪政，其终皆以夺取政权为的。吾人生年至促，所读之史，所睹之迹，当未有能脱此范围者。吾意更数十年，此风当少变矣。若在一宇宙间，一光年内，此等社会现象之起灭，直一刹那事。思及此，每悔叹读书识字真赘疣大患也。

## 一九〇 林纾译西书之原始

世但知畏庐先生以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始得名，不知启导之者，魏季渚先生（瀚）也。季渚先生瑰迹耆年，近人所无，时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，与畏庐狎。一日，季渚告以法国小说甚佳，欲使译之，畏庐谢不能，再三强，乃曰：“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。”鼓山者，闽江滨海之大山，昔人所限于一至者也。季渚慨诺，买舟导游，载王子仁先生并往，强使口授，而林笔译之。译成，林署冷红生，子仁署王晓斋，以初问世，不敢用真姓名。书出而众哗悦，畏庐亦欣欣得趣，其后始更译《黑奴吁天录》矣。事在光绪丙申、丁酉间，高梦旦先生有《闽中新乐府书后》，略及而未详，予盖闻之于季渚先生哲嗣子京云。高书后云：

甲午(1894年)之役，我师败于日本，国人纷纷言变法，言救国。时表兄魏季子先生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，余馆其家，为课诸子。仲兄子益先生、王子仁先生欧游东归，任职船局，过从甚密。伯兄嘯桐先生、林畏庐先生亦时就游宴，往往亘数日夜，或买舟作鼓山方广游，每议论中外事，慨叹

不能自己。畏庐先生以为转移风气，莫如蒙养，因就论议所得，发为诗歌，俄顷辄就，季子先生为出资印行，名曰《闽中新乐府》。（畏庐、子仁二兄合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亦在是时，署名冷红生及王晓斋。）迄今三十年，散失殆尽，侄女君珈独有一册，珍同拱璧，因为记其本末如此。

《闽中新乐府》，予尚记其版本行数，此书己酉、庚戌尚在北京寓中，其后不知如何佚去。予最记戊戌年，畏庐先生僦居东街老屋前进，一夕三鼓，先生排闥入后厅，大呼先君起，诧语哽咽，声震屋瓦。予惶骇屏气，久之，始知得六君子就义之讯，扼腕流涕，不能自己也。

## 一九一 林畏庐《闽中新乐府》入木三分

畏庐先生《闽中新乐府》，梦旦丈始以示适之，乃著录于《晨报》，得三四篇，未饜读者之望也。今录其《渴睡汉》、《关上虎》二篇，以实吾札。《渴睡汉》<sup>①</sup>：

渴睡汉，何时醒。王道不外衷人情。九经叙目有柔远，加之礼貌庸何损。纵是国仇仇在心，上下一力敦根本。奈何大老官，一谈外国先冲冠。西人投刺接见晚，儒臣风度求深稳。西人报礼加谩词，又有大量能容之。所得不偿失，易明之理暗如漆。我闻西人外交礼数多，一涉国事争分毫。华人只争身分大，铸铁为墙界中外。挑衅无非在自高，自高

① 原注：讽外交勿尚意气也。

不计公家害。我笑富郑公，区区争献纳。若果赵家能自强，汴梁岂受金人踏！须知勾践能复仇，骄吴始取吴王头。奉告理学人，不必区夷夏。苟利我国家，何妨礼貌姑为下。西人谋国事事精，兵制尤堪为法程。国中我自宗王道，参之西法应更好。我徒守旧彼日新，胁我多端气莫伸。群公各有匡时志，不委人为委天意。人为一尽天意来，王师奋迅如风雷。西人虽暴胡为哉？西人虽暴胡为哉！

《关上虎》<sup>①</sup>：

虎来！虎来！关上人多安有虎，蠹役作威挟官府。小民负贩图营生，截路咆哮闻虎声。虎吃肉，不留骨。官纵虎丁侦绕越，官岂全无愧怍心？当关纵虎妨行人，无如比较急于火。宁我负民勿负我，堂皇飞签责虎丁，有船到关船须停。虎丁得钱实腰囊，诈言船过船无错。既将膏血濡爪牙，私货过关关不哐。有私易行无私滞，小民私纳成常例。丁饱其余始及官，官丁附丽如肺肝。民间罚税重于税，二分归官八归吏。罚款储为比较资，虎丁长饱官不羸。臣思皇帝忧民瘼，不知此辈穷形恶。不行比较弊更深，专行比较丁复虐。只有加税全免厘，厘金统向进口索，庶几虎患无由作。

此二篇，近人著录率未及之，予则以为所言至今犹炯然作鉴。如“一谈外国先冲冠”，则今日暴怒愤举者，固数见之。“投刺接见晚”，则五六年前，傲慢以招巨失者，亦具有之，所谓“挑衅在自高”也。其余如勾践复仇，在于骄吴，人力能尽，天意始来，

<sup>①</sup> 原注：刺税厘厘丁横恣陷人也。

则今日哲人之反复丁宁，亦不外此旨。惜去翁作《新乐府》时，国家蹉跎忧患，又四十年矣。至《关上虎》末段，可见彼时畏庐先生已主张免厘加税。年来兵戈遍地，苛政繁多，征敛之殷，政府或有不及察者，诵“虎来”之词，又为爽然。

## 一九二 晚清中西礼仪不同

《渴睡汉》乐府中云“我闻西人礼数多，一涉国事争分毫”两句：上言外交礼仪衣履酒食舞宴之烦，旦夕握抱，欢若弟昆；下言一遇其国权利益所在，断断不少让也。予意以为东西俗尚所判，即在于国人最重男女礼节之防，而于公私之分，反熟视若无睹。西人则反之。其实公私之分，即是义字，古圣贤所教导甚明，后人渐泯忘其界。唐有不书官纸者，史已称其美德，则公物私用之恶习，相承已久。

海通以来，外交久视为专科，而献媚教谄之逸闻，指不胜数。滥用官物，犹其余事。十年前有总长夫人之花粉厕纸由部供亿者，未足奇也。比日更闻有醪赏宴异国之武员，举杯伪饮，受其呵斥，赧颜忸怩，不敢仰看者，其事之奇与辱，又不堪道。究其病，皆在国人但以为出妻女，狂饮、酣舞可以联欢，不知至多得附为昵交，于事无裨也。夷考百年之间邦交嬗变之迹，始则恶而排之，继则畏而媚之，驯成两失。即论中西男女之防，旧日志乘皆以外人履舄交错为奇。忆某笔记载：“杭人黄保如司马官直隶，办天津洋务局，初办事，诸事皆顺手。一日美领事招饮，坐无他客，惟黄君一人而已。领事夫人亦同坐。酒半，领事与夫人请移

至内室，已而又改设于月台，而领事云有公事，先辞出，夫人留之坐，黄君虑招物议，强辞而去。夫人意颇不悦。自后与领事来往公事，常致齟齬”云云。此说真堪一噱。弊在我国人夙有瓜李之戒，横梗于胸，误以簪裾之酬酢，为帷薄之遮邀。记文芸阁笔记中，亦有类此之事。昔人皆欲以柳下惠自暴，而亟炫西俗之漫浪，抑何可笑。庚子后，始稍开通，厥后则又有矫枉过正者矣。曾劼刚使英、法，在光绪初年，其时风气尚闭，而劼刚特为折衷之声明，先致书于法使馆特派护送之翻译法兰亭，书云：

现有极要之事，须与台端一商者：贵国为秉礼之邦，泰西各处礼仪，大半依据贵国所行，以为榜样。中国遵至圣孔子之教，亦以礼仪为重。然道途太远，风俗亦异，是以彼此礼仪节，迥然不同。一切细故末节，尽可通融办理，惟宴会一端，尚须商酌。泰西之例，男女同席宴会，凡贵重女宾，坐近主人，贵重男宾，坐近主妇，此大礼通例也。而中国先圣之教，则男女授受不亲，姑姨妹女之子，既嫁而返，兄弟不与同席而坐，不与同器而食。至亲骨肉，其严如此，则外客更可知矣。现在中国与泰西各国通好，将成永久之局，将来国家遣使，亦必常行不断，公使挈眷，事所常有，鄙人此次挈携妻子同行。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，婉达于贵国议礼大员之前，俾中国公使眷属，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，不必与男宾通拜，更不肯与男宾通宴。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，可使妻女出见者，亦不过遥立一揖，不肯行握手之礼。中西和好虽殷，吾辈交情虽笃，然此一端，却是中国“名教攸关”，不必舍中华之礼，从泰西之礼也。各国公使驻于中国北京者，其眷属亦

并未与中国官宅往来，可见彼此礼教不同，尽可各行其是。若蒙足下从中委曲商酌，立有一定规矩，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，不至视为畏途，实于彼此通好长久之局更有裨益。

劄刚此函，法政府如其议，眷属往来，敬礼有加，而绝不预跳舞诸宴，是亦新旧递嬗中之一段佳话也。

观曾函末数语，可知昔时使节之闺襜，咸视异国为畏途。故洪文卿乃以伎妾自随，然英国固只知为公使夫人也，维多利亚女皇乃与合摄一影。厥后彩云堕落平康，而樊山翁咏之曰：“可怜坤媪山河貌，曾与杨枝一例看。”诗人不揣本而好齐其末，类皆如此。

### 一九三 李晓暾《晓庐类稿》

仲恂出示《晓庐类稿》一册，日记二册。晓庐者，宝庆李晓暾世由，此其毕生著述之仅存者也。予虽未识晓暾，而故友刘蘧六数称之，汪允宗、刘龙慧亦极述其耽深佛学，贯穿文史。今观《类稿》中，如《国粹学报第三周年题词》、《拟设国文专修馆叙》、《与吴江绅士论县志征访事宜书》，皆博淹中，间出精语，盖弘通儒释之学人也。诗稿则仅存戊戌至壬子数十首，有与黄季刚、陈佩忍、诸贞长〔壮〕、梁公约倡和诗，皆甚佳，而陪陈散原数诗，如“万变寄孤弦”，如“排闥远山随客入，傲霜丛菊著花才”，甚有弦外味。其《书楼独坐》一律云：“举世只图宵梦稳，壮年已悔杜门迟。乾坤何日能相舍，秦汉精魂偶见之。得失一官心冷热，死生万劫

佛慈悲。扶栏了了中原影，剩取孤山认故知。”则有见兀鼻沉挚之气。君为李忠壮公臣典之孙，又为杨仁山先生高足，以将种学佛，于诗中可觐其气象。居金陵甚久。有《园居即事》四首，小注云：“仁山师深柳读书堂，隔墙可见。”又小注云：“近居巷名松涛巷。”又有《阁望》五律一首，下小注云：“余居金陵评事街政闻报社，院之左右各有阁三层，系洪、杨时遗构，暇辄凭眺其上。”此二诗注，可见先后寓居踪迹，亦可为金陵坊巷增一谈掌故资料也。

## 一九四 龙脖子之役首功公案

曾军入金陵，龙脖子之役，先登者，官书皆据奏折，以李臣典为第一，即晓曦大父。此事初无异词。光绪间，张南皮、沈涛园始为朱洪章诉冤，张有专折，涛园诗及序皆俊伟沉痛，序中所言：

时威毅所部皆楚将，公以黔军特立，有危险事，公任其冲，以此知名，威毅亦信任之。开龙脖子地道，垂成而陷，四百人无一全者，公仅以身免。二次地道成，威毅集诸将问谁当前锋，莫对。公愤，退而出队，从火焰中跃冲缺口上，贼辟易，以矛援所部，肉薄蚁附而登，诸将从之。城复论功，李公臣典于克城之次日以伤殒，威毅慰公，以李列首，公次之，呈报安庆大营。文正按官秩叙先后，公列第四，故诸将有列封五等，公赏轻车都尉世职，以提督记名而已。公谒威毅，语不平，威毅以靴刀授之曰：“奏名易次，吾兄主之，实幕客李鸿裔所为高下也，盍刃之？”公笑而罢。湘潭王闿运成《湘军志》，乖曾氏意，威毅使东湖王定安改订之，亦缘官书未改正

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